

屈原集

王東植

後漢書

卷之三

廣原宋江

李陵苏水

法原宗江

孫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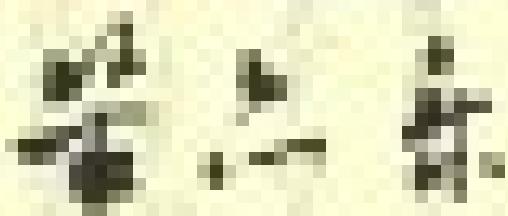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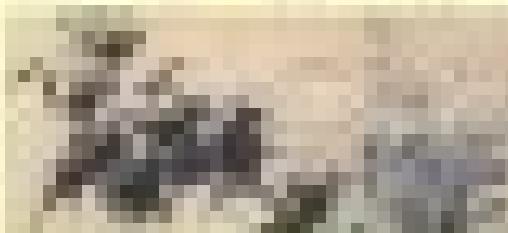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毕广瑞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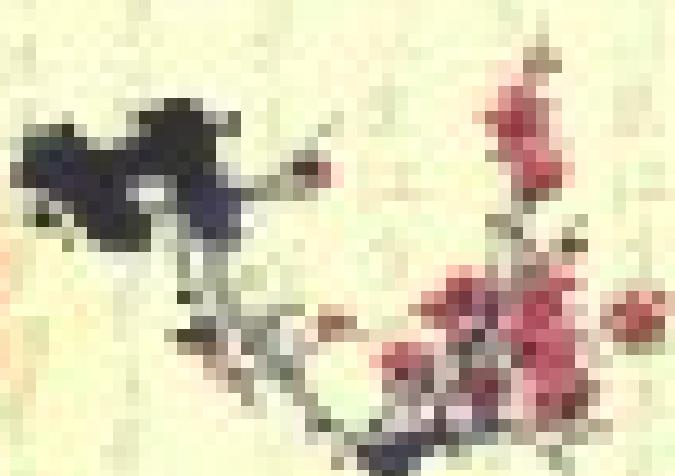
古一 KU YI LE

KU YI LE





KU YU LI





江蘇

KU YI LE

毕广瑞 ◎ 著



前　言

在我有生之年，整理部分文稿，结集出版《苦亦乐》一书。其初衷——以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从我的“苦”与“乐”原始与辩证史，悟出自古至今有的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奔走呼号在草莽之间；有的殒命疆场，有的喋血宫廷；既有密室中的策划，也有黑幕下的阴谋；时而乱发边陲，时而祸起萧墙。在今天或明天甚至后天，同样存在着“明争”与“暗斗”，“猫”与“鼠”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如何使上述关系转化为“花”与“叶”的关系呢？我写的《苦亦乐》，其良苦用心——让诸君，尤其是我的子孙后代，读了我的拙作，有所启迪或增益，学会做人，学会处世，我将倍感欣慰。

我写本书虽付出艰苦的努力，但限于自身的水平，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出版《苦亦乐》一书，首先感谢殷理田、王仁庆、张新民、张子禹、王军亮、王志刚、芦邦胜、彭彩

苦亦乐

青、李新华、李立昌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在本书付梓前，特请孟晋、杨树青两同志仔细审阅，深表谢意，又承蒙精通国学、精研史志的马甫平同志的垂青赋序，不胜感激！

毕 广 瑞

2013年2月6日农历壬辰年腊月二十六
金婚纪念吉日于晋城四中凝瑞书斋

序

畢廣瑞先生，晉城教壇之宿儒碩彥。余與先生相識相交已近廿載，先生之於余，可稱良師，堪謂益友。上世紀九十年代，先生以粹德實學、長才修名參編《晉城市志》，余亦濫竽其中，與先生志趣相投，一見如故，然後過從甚密。先生長余十數載，為人慷慨磊落，沖融大雅，襟懷度量不同於常人，為余所心折，常詩酒留連，談笑風生，怡怡如也。

先生出身貧寒，失恃屺於襁褓之中。幼而聰穎，勤劬好學，隨父輾轉教席，刻苦攻讀。於沁水高級小學畢業後，即躋升于長治第二中學，三年後又以成績卓異保送升入高級班。高考之際，因家庭成份受牽連，雖負玉懷珠，卻僅被錄取於晉東南師範專科學校。然先生不以此瑣屑為念，恬然自得，苦讀不輟，終成學業。

初，先生執教席于晉城縣第三中學、周村中學。正值先生青春年華、大展宏圖之時，風雲突變，文革

卷之六

事起，諒直之人慘遭荼毒，飽學之士倍受欺凌。於此時也，威武貧賤，不一而至，雖罪多莫須，然百口莫辯。先生挺霜傲雪，志節未曾少許改易，其人格風範於茲可想見矣。

撥亂反正，萬木逢春，先生平反昭雪，投身教學，平生所學終有用武之地，生活事業漸入佳境，先後任東溝完全中學、晉城第四中學主任、校長，工作突出，成績顯著，榮獲省、市多種獎勵。退休之年，先生德高望重，名滿杏壇，譽飲遐方。晉城科技專修學院、北華學校、育龍技校，爭相延聘先生出任教務主任、校長等職。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春風化雨，滿林俊秀，先生可謂志得意滿，蓋人生之至樂者也。

先生工書法、善詩文，為人有別趣，詩書亦有別調。書法四體皆擅，蒼勁雄健，高古渾厚，有顏魯公筆意，非淺學所能及。然素不好名，澤郡雖多賽事，先生皆不與，偶一小試，輒冠其軍，聲名大振，其墨蹟為人所珍視。勤於筆耕，辭章常見於報端；耽於吟詠，歌詩必傳於異代。駢散驪對，造語雅健，出手皆成絕唱；碑版誌記，結構森嚴，下筆無不精妙。平生多著述，晚而搜集逸什，輯為一編，名曰《苦亦樂》，命余為之序。余何斯人？豈敢序先生之書耶？余為之序，先生之書不因之而增輝；余不為序，先生之書不因之而減色。人微言輕如余者，雖序之而有何益！然先生命之切、期之殷，余與先生交又甚厚，於先生最為相知，左右思之，不可得辭，謹贅述余所知先生者弁於卷端，以志先生平生之風義云爾。

公元二千零十二年歲在壬辰孟秋
後學馬甫平於澤郡古城清遠之堂

CONTENTS 目录

我的苦乐人生	1
我的奶奶	15
一家三代从教 德昭弟子万千	17
教学断论	20
《教海钩沉》钩起我的沉思	38
花甲老人重上讲台	42
市冶金职业学校举行“党在我心中”朗诵会	43
鼓起风帆 再上台阶	44
为了二十一世纪美好的明天	50
一枝红杏出墙来	63
市四中德育教育形式重实效	65
天道酬勤	67
科专多种形式学《纲要》	72
晋城科专积极创建文明校园	74
市科技专修学院注重校风建设	76
回眸赞跨越 蓄意待腾飞	78
荣誉 是在屡屡谦虚 不断拼搏 创新中拔高的	80

卷之六

北华崭露尖尖角	85
创新教育是育龙技校的最大特色	87
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状况的调查	90
漫谈态度和气	95
铁文三则	97
辛勤耕耘 花香果硕	100
硕果,是在辛勤耕耘之后结出的	105
晋城市第四中学校校史	109
再现市四中历史辉煌为时近矣	116
无题	118
打油诗	119
国庆三十周年	121
浪淘沙	122
赞挚友	123
感谢您——父母、师长	124
第二故乡行	129
广场即兴	130
为珏山风景旅游区撰写楹联	131
为家乡铺路 写给身居异地乡亲的一封信	132
碑文十篇	134
书法	150
儿女给爸妈的金婚祝福	180
孙子外孙女为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金婚祝福	183
跋	186

静观圆缺得失 笑对苦甜荣辱 我的苦乐人生

通过简述我的苦乐人生,坎坎坷坷,是是非非,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实实在在,原原本本,让世人尤其是儿孙,从中汲取处世哲学,经验教训,受到启迪,学会做人,服务社会。

农历己卯年二月初八,我在故乡山西省沁水县固县乡南庄村里头院西屋呱呱坠地。常听人说,我的生母身材修长,眉清目秀,可我在妈妈温暖怀抱里仅一年多,母亲在卧山村我外祖父家因病逝世,撒手人寰,年仅一十九岁。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庆幸的是我享受着淳朴善良、勤劳恭俭、深明大义、高风亮节奶奶的呵护关爱,儿时的苦与乐,延续演绎我的一生,谈及往事,我心潮起伏,难耐欣然命笔述之。

从我儿时记忆就感到家庭破败,全家七、八口,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我曾在坪头老舅、高平东周村姑姑家避难。七岁的我,手拿鞭杆,风里来雨里去,给圪计

老舅喂羊羔,所幸的是八岁始跟随教书匠的父亲在本县丁家村念小学,继之,又在匣石庙沁水二高读高小。学校设备简陋,住二高的每位学生,几乎都害过疥疮和眼疾,我也不在例外。在我的记忆中,每逢周四午餐,伙食改善。——吃根和筷子一样粗的汤饸饹,那个场面,真叫人啼笑皆非。大都是(包括女同学)打上饭,边吃边排队,准备盛第二、第三碗,个个都在狼吞虎咽,可又兴高采烈地享受“美餐”。

1953年7月,高小毕业后,参加长治二中招生考试,我以报考总人数的十三比一的名额被录取,算很幸运。初中阶段每月享受国家四元钱的助学金,伙食要比我家里好得很。可谓饱食终日,一心苦读。那阶段,最愁的是每逢寒暑假,一怪客车少,二怪没钱,往返都得徒步两天,步行的第二天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我,常常是边走边哭。

1956年我初中毕业,恰遇长治二中首批招收高中生,学校规定,每班考试成绩排前五名的学生,不准报考中专,直接保送本校高中深造。这对家境贫困的我而言,并非好事,但也只好顺乎形势。住高中,为了挣学费,曾有两个暑假留长治给修房工程队提泥、搬砖当小工。虽每天只有几毛钱的工资,但基本挣够了下半年的住学花费。1957年至59年,最怕收阅到的是父亲来信中的苦难叙述。他被反为“右派”,在沁水县东大村劳动改造,每天投工又不挣工分,每次给我借钱跑断了腿,好话说尽,往往无果而返。信中劝我节俭省用,真是字字血泪,催人肺腑。我从心底知道家里过得艰难,在学校里我从不乱花一分钱,比如相随去街游逛的同学,他们下馆就餐,自己便买一颗糖蛋,含在嘴里,当回到学校,糖蛋还没有化完,自慰自乐地说“他们的饭早已下肚了,咱嘴里还是甜丝丝的。”我清楚的记

得：1959年“五一”节已过去十多天，一个午后仍穿着棉裤的我热得实在受不了，我跑到厕所，拆了线，将裤内的碎套扔进茅坑，穿了两条单裤出来，顿感轻快、痛快。1959年参加高考，那个年月，“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正紧，因系“双料货”（地主成分，右派之子），与北大失之交臂，但遇到好心人，将我这个地主子弟录取到晋东南师专中文系（现在的长治学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国家非常之期，学校种有蔬菜，师专伙食比山大、北大要好得多，很少有学生得浮肿病。大专生活过得安然，学业有成，亦算幸事。

1961年7月师专毕业后，因为晋城是大县，学校为了自身的名声，我这个沁水山里娃被荣幸地分配到了晋城三中（现在的泽州二中）任教。1962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专择出生贫农之女张秀英结为伉俪，我的婚庆衣裤虽说都是借穿的，外表一般，内心却喜悦。1963年9月调入周村中学，刚到周村的第三天，做了急性肠穿孔阑尾手术，刀口还没有愈合，就给十四班的学生讲课。1964年农历七月十二得长子永林，那是分家后的十多天，借住在别人的破房内，家徒四壁，吃



结婚十周年纪念
一九七三年仲夏

粮无着,为了求生,没有过百日,携妻带子到了周村。幸得张如霖老伯关照,不久落户周村桥西十一队。每月靠43.50元的薪水,过得还算安然、自在。天天、月月、年年在学校四堵墙内,致力于教。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中华大地,发生了一场红祸,势如洪水猛兽,致使发着高烧的中国人精神错乱,从中央到地方,清醒的政治家,屈指可数;而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流氓,比比皆是,连同那些发高烧的平头百姓大打出手,致使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中国走上了大灾难、大动乱、大倒退的历史轨道,在这黑色岁月,我在周村中学被打入“牛棚”,被扣上了“锦标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地主狗崽子”、“反动权威”等大帽子,挨批挨斗,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游街示众,那个阶段,写不完的检查,说不清的是非曲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的所有日记本被红卫兵拿去。其中的一篇是这样写的:——1964年暑假,我从周村徒步回家,夜宿沁水县樊庄公社过风窑一个只有六七户的小山庄,住在比我年长二十岁的表兄名叫‘山正’家里。晚上闲谈,说起了我家的过去。他言道‘解放前我在南庄(指我家)种地,你爷爷并没有好过了。他十六岁,家庭还困难,曾在后河村给王秀才当长工,二十多岁,他父亲病故,才回到家,一是勤劳,二是交了好运,近几年富了起来。每逢熬夜,你奶奶给你爷爷做面片汤(将宽面条揪成面片下锅),里面放一至两个荷包蛋。有一次,我见你爷爷生气了,大声嚷嚷‘咱不过了(指不生活了),还敢经常吃绝片’。说到此,山正哥唉声叹气地说,‘唉,什么地主,舍不得吃穿、买房置地,你爷爷并没享过福’。就因这则日记,我没少挨批、挨斗、挨打。这篇日记成了罪过的举证。屡次批斗和检查,我只能违心地承认,“是我这

个地主出身的狗崽子给地主鸣不平,涂脂抹粉,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应该受到批斗,必须要很好地劳动改造……”那时期,除了批斗,便是强制劳动改造,不是深翻土地,便是到五星或阳城北留柿园担煤,有时每日三趟。造反派为了寻开心,往往对我进行嘲笑愚弄,如有一次,我路经造反派办公室门口,他们看见我,便勒令我在操场泥水里转三圈。让被斗者在饭场上检查自己为什么还买醋、酱油吃,为什么还想老婆,类似此类低级趣味的批斗,不胜枚举。随着文革的深入,我又被卷入派性斗争漩涡,我遭遇最惨的一次是1968年7月1日夜,全周村公社的党员在学习上海整党经验的会议上,将时任周村公社主任的郭和生、周中学生郭根虎,侯小狗和我,押到周村大礼堂的台上,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我是周村地区红二八“欢迎驻太原返乡团组织”的头头,“红二八”在周村地区的“幕后策划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这种指责,将一个口号定为组织名称,他们忘了我是学文的,我笑造反小分队全是些二佰五、二杆子的一伙人组成。在批斗过程中,只见延××抱着一大包木棒,咣啷一声扔在我的背后,紧接着对二郭、一侯和我一阵毒打。顿时,只觉得头顶阵阵冒火,头晕眼黑,像死神来到,此时我愤怒地咆哮道:“这是政治陷害”,又大声呐喊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刹那间,只见一伙打手把我高高举起,恶狠狠的摔到台下。如此野蛮恐怖举动,我却没受大碍,一是神明保佑,二是被台下群众架住。后又将我拖到公社大院内,让周村医院宋小铁医生给我打强心针,苍天有眼,不灭无辜。我被囚禁在公社大院一个月,后半月,一日三餐是我爱妻送饭,在送饭途中,有时遭受围攻,冷嘲热讽。这一个月里,我总是在想,作为晋城县的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李德全不认识

我,为什么他在周村大礼堂大会上点我的名?将我推向悬崖绝壁。我认真闭门思过,回想自己有生以来,未做过任何坏事,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在认真做人,踏实从教,仅出身地主家庭,就不能活人吗?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黑暗总要过去,黎明会在前头,不要害怕,要经受住考验。因此无论面临侮辱和毒打,我始终没有过轻生的念头。二十几岁的我还经得起折腾。再者,想到全家的老小,着急想看到196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如今已满百日的二子(永兵)是何长相;想到对父母还未尽忠孝和义务,这些全是我经受苦难的精神支柱。在被公社小分队关斗的日子里,除了劳改,便是诬说我,“从中央到地方,凡是被打倒的你支持,凡是被支持的,你要打倒,”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最多一天要交三份检查。我用大字报写的检查,一张张排开,能贴满周村一条街。我还在想,我爷爷和我的父亲,自掏腰包,为村里修缮庙宇,铺路架桥,我奶奶,穷家出身,常常接济穷人,乡亲有口皆碑。祖宗积德行善,定会泽被后人。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厄运总会过去。果不其然,七月底,我被送回学校,不久被学校革委会和驻校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将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因当时周村中学没学生,被借调到川底乡马坪头七年制学校任教,约两月有余返校。晋城县驻校工宣队,不让我去当“五七战士”,叫我回校负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并复课任教。我庆幸的是周村中学被打倒的领导及教职工十多人,我是进牛棚迟,出牛棚早,但我深知,阶级斗争的阴霾仍笼罩着大地。参加过“红二八”的、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有的被下放七年制学校,或当“五七战士”,又通过“清队”,三人被判刑,李千监外执行五年,苏士元、张怀天监外执行三年。那个年代的我,自卑感极强。

1970年三子晋斌出世,一则我爱人身体有病,不能抚养;二则为了孩子甩掉出身不好的包袱,将来有个好的前途,决定将他送给了贫农成分人家,这是我有生以来做的既遂心又违心的一件事。

回忆文革时期,我吃尽了苦头,再苦也没忘了清醒、淡定、坚持。所谓苦尽甘来,苦与甜皆为天道,有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可谓积善人家兴盛、和谐、美满、吉祥、熙熙而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夹着尾巴做人的我,可以仰头挺胸走路,但我也学会了低头。我现在认为低头是一种睿智,是智慧的体现。要想站在山顶,就要低头攀爬。文革后,一方面注重修身律己忠诚教育事业,另一方面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广泛结交朋友,如郭喜生、田金生、田宝贝、王培如、王光裕、郭根虎、卫麦仓、张新川、张正川、张红星、范留柱、刘小堂及好多村的一二把手。我的处世哲学是:宽容大度求生存,能屈能伸最坦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放下身段,深入基层,我善写能画,教学成绩显著,在晋城长河一带颇有名声,欣慰的事接连不断,

1970年周村公社召开群众大会,为我焚毁了黑材料,平反昭雪,赔偿精神损失;

1971年我爱人张秀英被聘为周村小学民办教师;

1972年6月25日喜得佼佼者女儿毕平;

1974年为我父写申诉,找有关领导,雪洗冤案,恢复了工作;

1976年靠周村多方朋友资助,在“宜西园”修盖了共计八间的独家小院;

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周村镇第七届人大代表;

1985年9月,全家四口人转为城镇户口;

1986年,我爱人张秀英转为公办教师;

1986年10月我荣调到县办东沟完全中学任校长;自从走上领导岗位,我削减了自己的强势性格,奉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人生哲理,所以在事业上一呼百应,一帆风顺,深受上下级好评。

1987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乐极生悲,1989年10月13日我被江西冒名欧阳红的年轻人骗去人民币6500元(其中有长子永林省吃俭用孝敬父母的2000元,我又外借3000元),真叫人忧思、悔恨、难以自容,甚至造成病魔缠身。一恨自己社会知识欠缺,从未见过银元,更不知银元还有真假之分;二恨自己有贪小便宜之心,(真的不是买卖银元,只是想通过借给对方钱,保管一周货物得到好烟、高回报)。这次受骗,搞得一贫如洗,多亏父亲、爱人及朋友的开导,逐渐平静下来,熬过了这一劫。吉人自有天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90年6月调入市直晋城四中,任政教处、教导处主任,

1993年,阳春三月,将爱人由泽州周村小学调至城区西城小学任教。

1993年4月24日,孙儿翔柯降生,

1994年迁入新居学校家属楼一号二单元301室,

1994年6月8日孙儿翔宇出生,

1996年12月25日,外孙女王雨歌出生。

1997年出席全国在湖南岳阳召开的教学研讨会,

1997年9月长子永林在太原搬进新居,

1998年被市教育局选派参加“晋城市志”编纂工作,